

形表”式的痕迹，给鸟强加上了无形的色块和特点，将最初形式重新语境化，在这种“非形象化”（nonfigurative）的线条中，最终的整体浮现出来。“非形象化”即视觉上的模糊性意味着，在现成的鸟的形状和其他特征之间，“图形表”注入了一个客观上不可分辨的区域，或是不确定的区域，从而解构了原本的形象，转而获得新的具象。

德勒兹相信，经由“图形表”而重新获得的形象，是画中人物形象重新创造的自身形象的原型，当观众关注这个具象形象时，色彩变化引起特定程度的感觉过渡，身体形象表现为“肉”，即使培根没有提供形象化的叙事，象征意义的元素也可以与观者所处环境中令人情绪不安的一般因素相关联，从而产生情感上令人不安的审美象征。^[44]

需要注意的是，将绘画当作一种以色彩处理为基础的类比语言，这是德勒兹绘画理论的本质主义基础。他认为，色彩避免了造型和叙事，是绘画最本真的风格，是绘画本质最彻底的实现。保罗·克劳瑟尔称其为德勒兹的“色彩主义”。在《感觉的逻辑》中，培根被称赞为将色彩主义带回到触觉的英雄，因为培根作品的形式和基底通过轮廓彼此相连，且都位于单一的平面上，因而是触觉视觉（haptic vision）的典型代表。因而，与其说培根是在描绘对象的色彩，不如说，是通过色彩来描画身体和持续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不依赖于某一感官，而是多重感官的操作调节才能成功达到的，在绘画中，这种操作的力量是“节奏”，节奏将不同的感觉范畴统一了起来。因此，色彩、感觉、节奏和具象在绘画体验中是密不可分的。

实际上，德勒兹的绘画现象学是对我们多种绘画审美反应的复杂和动态统一的混杂认知。在绘画中，艺术家呈现了自己所认为的重要事物，并为他人提供了一种别样的体验，虽然绘画本质上是视觉的，但是它呈现视觉世界的方式，即通过对深度以及对色彩与形状之间更广泛联系的探索，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局限于视觉感官的奇观，一种摆脱了身体感官桎梏的体验。^[45]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图形表”恰恰是德勒兹绘画现象学的关键线索。

[44] 保罗·克劳瑟尔：《现代艺术的现象学：以德勒兹理论阐释艺术风格》，段炼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3,第30-36页。

[45] 同上书，第68页。

创作工作坊的“问题导向”创新教学与反思：以四川美术学院“筑梦”计划展为例

Innovative Teaching and Reflection on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of the Creative Workshop: Taking the “Dream Building” Project Exhibition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as an Example

谭力新 罗乐 TAN Lixin LUO Le

摘要 “筑梦”青年艺术人才扶持计划是四川美术学院的重要工作坊项目，本文旨在透过引用新型创作教学模式“问题导向”教学法，探讨“筑梦”计划的问题导向的主题教学与实践历程。论文首先分析美术学院创作教学的历史发展与当前面临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导向教学法的优点。其次阐释本次工作坊导师提出的各主题间的关系性与教学过程的问题引导策略与步骤，以及对生透过问题启发创作思维的过程进行检核。最后说明工作坊达到的创新教学方法的目的，反思其中的成效与困难之处，在于问题导向教学法需要教师学生双方的共同参与，只有在双方充分认知这种教学法的目标前提之下，新教学方法的研究才能助推研究生创新与教学的发展。

关键词 创作教学，问题导向教学法，当代艺术，艺术批评

本文为四川美术学院学科建设项目“2022年‘筑梦’青年艺术人才扶持计划”（xk-ms-ky20220500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谭力新，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学、现当代艺术史论、美术馆学、当代策展研究；罗乐，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图像研究、当代艺术创作方法论研究。

Abstract: The "Building Dreams" Young Artists Support Program is an important workshop program of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teaching method them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ew creative teaching mode. The thesis firstly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tudio art

teaching in art academy and the current problematic awareness, and puts forward the advantages of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teaching method. Secondly, it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mes proposed by the instructor of this workshop and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teaching method strategies and steps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as well as reviewing the process of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inspired by this teaching method. Finally, the purpose of the workshop is to illustrate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chieved, reflecting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difficulties, which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method requires the participation of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only under the premise that both parties are fully cognizant of the objectives of this teaching method, the research on new teaching methods can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teaching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Keywords: creative teach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contemporary art, art criticism

近年来在“新文科”教育理念的驱动下，我国艺术专业科系的人才培育方式正朝向新科技融合与探索未来社会需求的目标，跨越原本各自科系领域的专业技能训练，以新教学模式的实验与实践双向并进。这种改革的契机在一些新学科领域中或许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就“人文艺术”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教学场域而言，是否意味着要抛弃过去的传统，采用全新的方式去应对，一直有极大的争论。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主要是将重点置放在艺术教育两个主体，也就是教师与学生应该如何，在“新文科”背景中，改革过去习惯的教与学的范式，思考更为符合当前时代需求的新模式。本文以此为契机，重新反思创作教育的模式，以四川美术学院的跨领域工作坊案例，分析其中的创新教学模式。透过解析“问题导向”（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教学法的介入，活化个体创造思维，达到实际的创作教学成效，以及促进最后教学成果的反思与改进。

首先，为了能深刻理解创新教学模式的意义，必须对整体美术学院核心的教育哲学理念进行梳理。我们觉察到在美术学院的整体课程架构里，一直有一套基本的教育哲学在运行。这套思维模式大致上是以教师为中心，由他们构思艺术人才的培育目标，打造未来的艺术家、设计师，这些职业需要怎样的技能要求，才能达到一定的职业目标。然后依据相关技能要求，制定必备技能的专业必修课程，以及应用辅助技能的选修课程。在这两类课程的搭配组织中，进一步规范完整的人才培养方案。其次，在问题意识方面，这种教育方案确实有很好的成效，同时也行之有年，但免不了产生和当前时代需求不符合的缺点。纵观其中主要的问题意识，在于每个学生是否都要经过制式规定的学习路径来完成学业，造成每个学习者在时效上的无效与平庸化。同时，随着当前AI人工智能学习工具的精进，更促使个体学习的有效性、加速性的差异化增大。在此背景下，新文科的教学思维改革意义才能彻底彰显出来。

一、“问题导向”教学法的工作坊模式

当我们正视创作教育所强调的个体差异化，就不能不直接面对既定课程体系所可能造成的限制。由于每个学生的创造悟性皆不同，很难以一个制式的教学流程评估学习的成效，而且更因为学习方法的差异，常使得一般课程中，往往不能因材施教，达到重视差异化、满足学习个体具体进步的目的。试想每一个同学在美术学院接受各阶段的基础、进阶造型训练，可是到了实际创作时，却又无从下笔表达自身的感受，或是特定主题的阐释，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学习形式造型语言的同时，缺乏相对应的主体思考问题意识，亦是“会画，却不知为何而画”的表征。针对这样的问题，工作坊课程教学的设计就是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给予制式课程弹性化、适才化与解决问题意识培养的有效化。因此，工作坊采用创新教学常使用的“问题导向”教学法。

“问题导向”教学法最先并不是在艺术领域中实施，而是在“新医科”的改革背景下诞生。^[1]当初的契机来自解决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基础医学知识点过于庞杂，医学院新生在经过一两年的学习后，往往在临床诊断时不能活用基础知识，这个情境就像在背完人体所有骨骼肌肉名称后，却不知道骨骼与肌肉联动的运作机制。所以，要改善这种过于松散的知识学习方式，改以“问题导向”教学法为轴心，透过各种实际人体运行与疾病机理所要面向的解剖病理知识点进行整合学习，加强实际问题的现实化，寻求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学习方法。一旦有了明确问题点，所有在各自领域的知识便会为解决问题的动力所整合，服务于解决问题，得到最有效的应用。回头来看艺术创造的思路，其实也有类似之处。因为，唯有艺术家觉察感受到自己所要表达的问题意识时，所有的基础造型能力才会适当地被转化为表现的元素，并且得到有效的应用，形成强有力的个人艺术语汇。

“问题导向”教学法可以被视为一种建构式的学习，所谓的建构式学习观念是相信在现今网络媒介信息无所

[1] 问题导向学课程设计与教学模式，透过良好的课程设计，并以学习者为主体，利用真实的问题引发学习者学习，进行知识之交融与建构。而其目的则在以生活为议题之语境中，提高学习者自我之学习动机，并促使学习者将信息整合成有效率、可行、统整的知识。问题导向教学法，在医学院的应用教学方法论请参看：CE Engel., Problem-based learning, *British Journal of Hospital Medicine*, 48(6), p.326.1992.

不在的前提下，学习的教材将不限制在课堂及教师讲述的传统范围内，学习者具备相当程度的自觉，可以透过各种新型网络媒介把握自学的材料内容，经过对自身想解决的“问题意识”分析，建构学习者自身的知识体系。而教师在这种教学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会从过去以讲述法为主体的主导者，转换为协助学生梳理问题意识的协调者，透过营造解决问题的情境，以及各种有效及有创意的学习激荡活动，激活学习者自主的能动性，有效厘清每位学习者对于建构自己的问题解决思路，锚定认知重点，确定所要学习的知识要点，最后应用在解决问题的方向，达到学生自主学习的目标。

从“问题导向”教学法的创造教育视角看来，其中的多变性以及弹性化，正好凸显了当前创造教学在教育哲学基础上的不稳定特质。在这样一种主体不明的情境下，创作教育所需要澄清的便是它的问题意识的本体论。如果我们概括关于历史发展脉络三个阶段所强调的创造核心理念所要解决的问题，即古典学院式的模仿再现技能、现代主义式的创造力和当代艺术的跨媒介及批判实践思维态度，分别予以适当的考察，则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创造教育哲学的问题导向的根本差异。首先当提及模仿技能所代表的创作指导，就很难不想到古典概念底下的天赋及才气。由于天赋及才气的不可言说，使其蒙上神秘色彩。我们总是认为古代大师的艺术能力是天赋的，但是实际从教育哲学出发去看，不如说是创造教育的真谛，可借由技巧优劣决定外，更应重视创作者本身的胸襟及对传统文化的气度。因此身为教师的工作，就是训练学员技艺上与文化修为上的知识能力。

说到现代时期的创造力问题意识，就更加繁杂深邃。现代时期正逢教育与心理学最为盛行的时代，凡举此时期的艺术理论家多半都拥有自身信仰的教育哲学，但总的来说，现代时期的教育哲学普遍相信学生本质上具备一种个人艺术潜质，教师的工作只是借由设计过的教学方法，引导同学发挥自身内在的艺术表现力。而在当代，由于强调另一种社会实践的能力，所以教师也必须把学

生视为实际社会文化语境中之一份子，让学生能够脱离过往艺术过分疏离于现实的理想学院性格，培育现实的观察能力，如此才能具备相当程度的创造反思态度。芝加哥艺术学院的艺术理论学者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曾提出艺术能教的理由不外乎几个基础：1. 艺术创作的知识必须是界定在如文科知识结构一样的基础上，所以教创作的内容，就是教导学生艺术应有的知识理论，如当代艺术所常讨论的艺术批评、艺术理论、现代、后现代等等。2. 就现实功利面而言，艺术创作能教的是告诉同学如何在现今艺术世界中生存，透过分析对话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现实中如何在比赛中得名，如何使作品得到被收藏的机会等等。3. 教师能告诉学生的是视觉行为的原理，并透过这个原理的建构，利用创作的手段重新演绎视觉组构的原理。^[2]

从全球艺术教改的语境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相近的问题导向教学模式的新趋势。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对于基础课程《艺术史概论》近年来也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导进行深入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将过去以教师讲述全理论的课纲，调整成满足创作专业学生的多元学习需求。^[3] 整个课程分成两大问题导向主轴，分别是全球艺术发展史概述及艺术理论关键词的介绍，希望从历时性认识人类艺术演变的过程，再辅助以共时性的重要艺术理论方法，完成每个学生自主要求的差异学习，最后在课程考核时，放弃传统纸笔测验的方法，而是以学生完成自己学习档案的思维导图笔记与个人作品集为替代。这种改革的用意，同样在于问题导向教学所能带动学生学习的个体能动性，让学生利用各种网络资源，自我构建主体意识，并且以自身实际行动来完成自己有兴趣、想学习的艺术主题。参与教改的教师 in 课程总结检讨时，发现学生明显地提高了学习的兴趣，并且从结课作业审视学生的作业，普遍都有自己的特色，不但深入每个主体的思想，同时作品集亦展现出高度的创意，因此这项艺术教改设计的目标，相当符合当前时代学生学习的特质，同时也能够达到适用于新时代、新环境的有效艺术教学方案。

[2] 参见埃尔金斯教授所归纳的艺术可教的理由。Elkins, *Why art cannot be taught: A handbook for art student*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p. 102

[3] Elkins J. & Briggs T. *New idea for teaching first-year art students, combining studio and art history*. 2022. (未发表的网络论文) 请参见网址: https://www.academia.edu/72790600/New_idea_for_teaching_first_year_art_students_combining_studio_and_art_history (2023.5.18浏览)

二、“筑梦”计划的创新教学理念

四川美术学院的“筑梦”青年艺术人才扶持计划就是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前提下，造型艺术学院针对艺术创作设置的培育项目。本届计划以五个导师团队，结合多元的创作媒介与策展方向，以问题导向教学法为蓝图，共同打造一个四川美术学院崭新的学习创作环境。在各组所设定的问题目标中，老师与组员彼此交流讨论，通过对主题的个体化阐释，结合不同艺术媒介，进行作品表现和成果展示。此次计划新加入理论策展专业的同学，在创作初期介入艺术家创作构思与过去的艺术语汇梳理，使理论与实践共生长，同时在各组由老师设定的问题中，包括了造型艺术学院油画系罗乐老师的“悖论的母题——西方经典艺术图像的重构与想象”、艺术人文学院张钊瀛老师的“从逻辑转译到持恒动力”、造型艺术学院版画系赵毅杰老师的“艺术现场中的内延外展”、造型艺术学院雕塑系张增增老师的“数字雕塑”、艺术人文学院谭力新老师的“共伴与共振”五个主题，促使研究生一方面可借此机会反思各主题的艺术问题，同时也能够完成属于个人的艺术转化，优化研究生原本惯性的创作模式。

本届成果展的策展人罗乐老师在展览前言写道：“作为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筑梦’计划的第三回展，本次展览的作品在创作方法及实践方向上有很大的变化：由五位老师带队，分别展开了对创作叙事、创作方法、创作语言、创作媒介、创作与策展五个实践方向的问题导向训练（图1）。创作营招募主要面向研究生，并向呈现积极创作状态的本科生适量辐射，旨在帮助同学们明确与深化自身实践的经验，通过本次展览的‘共频’演绎，相互交流、互鉴。”此时此刻，在面向新形势的创作工坊中，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研究生学科专业的养成是要提炼有别于一般课堂教学的模式，实验更多能够激发研究生创作的环境与潜能的动因。回顾过去学院的工作室教学方法，在规范式的教学目标上，也就是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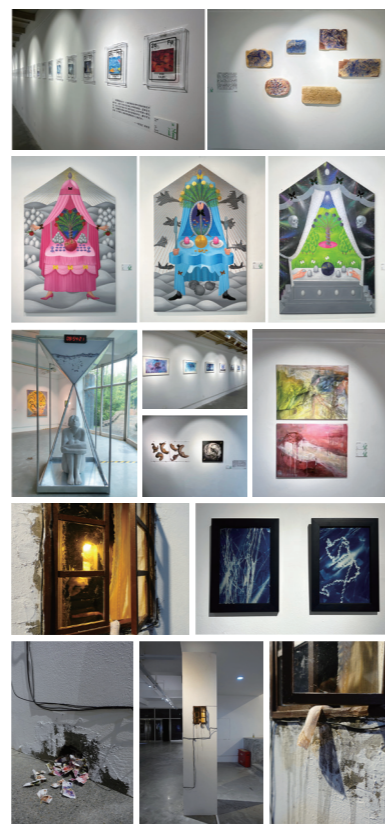


图1.“筑梦”计划展 VR 线上展

学科（媒材）本位的课程中，教师往往各自有一套系统程序化的操作与实践的学习策略，像绘画必须从观察到再现对象，从构思、构图、上色逐步来完成，它有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作为其支撑的策略。可是回顾当前跨界创作的方式，却脱离过往的教学伦理，重新回到创作的原点，思考为何创作以及如何创作，再行统整所需的内容，以避免机械式反射“形式-内容”为依据的过往创作范式。

如果分析此次“筑梦”计划各导师的教学方式可以发现，他们融合了两种创作价值目标的具体实践。首先是关于自我超越式问题导向的创作教学模式，它强调现代艺术教育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设法保存现代主义艺术的自我批判反思，进而超越创作者过往的创造创新态度，如果追溯其中的现代艺术教育根源，有些类似于美国黑山学院的实验项目。^[4]而四川美术学院长期以来，重视研究生的独立个体自主性，虽然在初期学习的过程中，仍旧必须依循教师的引导，但是指导创作的终极目标，乃是付托学习者找到自己的风格与创作特质。这种比较倾向现代社会理性功利价值创作的教学模式，一直广受学院的青睐，而担任创作指导的老师，也不同程度的鼓励研究生在带有竞争比较的学习心理下投入创作。相应地，老师的教学目标必须是有策略以及可实践的目的，对于研究生的创作作品也同样要求必须达到成熟、质量精良和有个人风格的典型现代美学态度要求，而艺术学院的存在意图，其实就是生产艺术家的神圣场域。其次是一种对话问题导向的创作教学模式，撷取自我反思及对话的自由创造风范，它强调现代艺术学院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即保存现代主义艺术中超越价值的真实情状，而超越价值是要使创作之学习者保持创新提问的态度。在对话导向的创作教学模式中，学习社群的学习动力并非来自彼此的竞争，而是着重在如何发现问题意识，以及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改善方案。它与前者相较，带有更多理想主义色彩和整体感掌握。老师与学生的互动，端赖两者间的对话模式而确定。在学习目标上，对话导向模式希望形塑研究生成为非职业概念下的艺术家，即

[4] 美国黑山学院教育最大的贡献在于跨领域艺术学科的融合与实验教学。黑山学院知名的“暑期学校课程”（Summer Art Institute）曾吸引不同领域艺术学生与教师前来发表对艺术的理想与实际实验，黑山学院弹性的课程设计不但可以打破当时正式课程的限制，促使不同领域间的对话思考，也利于新艺术的开展。这不仅是黑山学院当时教授对于艺术教育的共识，同时也延续包豪斯对于艺术材料的新创造态度下的产物。参见：Harris, *The Arts at black mountain college*(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1987).

具有独立性、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格之艺术工作者。回到创作教育课题，如果我们能够不做冷峻的旁观者，而能及时地体察当下生活，积极考察文化的现象与问题意识，怀抱批评与介入的精神，作为创作教学的指标，则这种教育的态度必定能够適切回应，昭示当代创作者的使命。

实际上，工作坊的各组导师不约而同皆设置了相对应的问题意识，提供给同学作为思考创作主题的问题解决方案，例如罗乐老师组的问题意识是透过“艺术家与传统”如何联系，开展与传统艺术母题的对话，激荡研究生从古典图像学的方法思辨，企盼青年艺术家能够以活化图像寻找母题图像与自身个体的生命历程亲密对话，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艺术语汇，就是一种关于问题解决式教学思考的典型范式。另外，艺术人文学院批评组的同学提出艺术批评如何从被动的客观批评，转化成创作者与批评者同等公平地位的问题意识，具体的问题导向则是在提问：策展人如何真实地协助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构建每个人的创作问题意识？如何提供人文思想的资源与创作者产生创意的问题情境？并且在实践过程中，秉持着“共伴与共振”的介入式参与，强调作为观察、策展与评论工作者的合作生产机制建构，目的是透过同时性的介入创作者个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中，透过问题导向提炼出集体的展览主题策划与评述内容。企盼在与创作者共同陪伴和成长交流的过程中，激荡出文字、作品及展览空间中整体振幅，营造新的青年艺术策展活力。因为策展评论的工作具有置身于现实的价值，必须从中看到创作者的生命情态，与艺术家共同讨论艺术语言的形塑，也就是人文、真实、情感、温度、质感、对话、关系、身体经验、抽象思维、对空间的感受等都应包含在策展评论之中。是故，策展不能仅仅作为对既有事物的整理，更多的是生产想象力的潜能，它可作为一种揭露、渗透的力量，以艺术探看现实，制造一个新世界，给予观者一个不同于日常惯习之视野的可能性，如此才能有别于过去策展批评教学活动中的被动性及制式教学模式，激发更具改革创新的教学方法。

三、“问题导向”创新教学的实践历程

综观本次计划最特殊的整体问题导向教学实践的影响动因，是伴随着疫情期的波动与疫情后的释怀，每位同学均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生命体验过程，对于每一个敏锐的艺术工作者而言，这些体验过程势必会成为其今后创作上的养分，孕育出自我独具特色的表述方式，历练出从独白式的喃喃自语，通往人际沟通介入式的社会现实关怀，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同样也驱使每位同学无法回避外在现实世界时空变化的问题挑战。仔细审视本次各组导师所设计的实际问题导向，似乎皆回应着旧范式的危机与突破。从这次问题中的关键词，即“图像重构与想象”“转译到动力”“现场的内延外展”“共伴共振”和“数字雕塑”来看，都能够提供一个有别于过往模式的问题导向思考起点。同时针对个人与团队的创意激活，以及形式与内容模式的问题解构重组，就一些实际的“问题导向”创新教学案例进行说明。

以造型艺术学院雕塑系张增增老师的“数字雕塑”组为例，从“问题导向”教学法思考，就是教师提出如何将创造雕塑的传统媒材，例如木、石、泥土的材料转变为虚拟的数字

观念材料。也就是在过去认为雕塑必须以实体体量形塑的基本问题观念中，如何面向数字技术浪潮的来袭，从三维长宽高与材质肌理的手段，编码成目前我们生活的数码语言。首先，导师在开始课程时，必须先对问题给予定义，介绍数字雕塑艺术的作品案例，营造良好的问题情境，确认所需学习的问题在三方面：1. 如何将手工雕塑技巧转化为数字编码技术。2. 如何将创作的主题观念，利用数字影像技术合理地表现。3. 在此转化过程中，每位同学需要学习怎样的数字技术知识。同学在创作思考时，一方面必须从过去雕塑材料解放出来，另外还必须转化数字化思维的语言结构，利用工业化的现成品为骨干，透过编码的程序，重新塑造象征我们时代虚幻且真实的当下处境。因此，同学企图将问题导向所发展出的个人创作问题意识，从过去传统空间的艺术表现语言，联系到数字化造型技术的思维体系之中，他们的作品多半指涉到数字化时间意象的问题意识，并且在经过问题导向教学的引导下，有别于以往的创作思维模式，重新组织新的解决问题手法，整合自身关切的数字时代主题，探求所需的数字技术知识，完成“数字雕塑”问题导向所赋予每个成员的学习目标。例如在钟澳雪、张瀚月同学的作品里，时间的流变意向象征着被数字化技术开启的一种错位并置的特殊景观，时间意味着流动抽象的符号，而非现实指称的事件。张婉翎依据佛典体悟而成形的雕塑作品，同样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佛教形上的精妙奥义，以圆柱体造型元素，用算数结构系统加以变换，展开数字化经验的可能性。马赛同学的“文字重量”作品，亦在探讨数字美学中真实与虚拟的代换机制，其存在于屏幕里的影像文字和秤上的重量数字显现之间，依附于抽象虚拟与身体感觉的断裂现象之际，这无疑是当前数字科技的生活里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处境。

在这次工坊中，有几位绘画、版画专业跨专业的研究生，将传统静态图像叙事转换到录像投影，也同样呼应问题导向的数字化逻辑的思维模式。^[5]基于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他们所要学习和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利

[5] 当跨界创作在当代被注意到之后，确实对教学上产生困扰，导致一般观念仍旧将其视为一种新的媒材，视它不过是一种综合的媒材艺术看待，使得它一直身世不明。当然，传统媒材的创作教学其实也不是完全置身于跨界创作之外，只不过跨界创作，更应包容新的媒材领域，像是表演、录像等。所以比较持平地来形容跨界创作教学的目标，应该界定为一种“说明艺术与其他任何东西融合的区域，使得艺术的原则能被融入一种新的创造态度。”请参见：De Ville, N.,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fine art*. In N. De Ville & S. Foster, (Eds.), *The artist and the academy: issues in fine art education and the wider cultural context* (England: John Hansard Gallery,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1994), pp.77-104, p. 85.

用绘画和版画固有的表现方法，体现当前自身的社会感受，所以当他们的发现图像世界有越来越趋向动态化影像表现的当下，正如生活在破碎信息迷宫中的我们一样，举目可见的是片段化撷取出的局部形象，再加上复制编辑技术的普遍化，使创作者能够毫不费力地选择所要的段落细节，这是作为实体绘画版画在展示时很难相比较之处，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只展出一幅绘画、版画的局部。评论组的同学则是从数字雕塑作品中，发觉了虚构现象背后包含一种“新”的混合物种，在透过问题导向的教学引领中，追溯到中世纪传统的“奇美拉”混种动物形象，分别研究这个主题在中世纪与当代的意涵。整体而言，经由问题导向教学的启发，能够使学生从过往只重视完成技术转变成新问题新思维的自我构建，这些新教学法不仅能够改善形式内容教学模式的偏狭，也能够唤醒创作思想的再反思，塑造可实践的新形态创作思考训练。因而，学生能从现象反映出当前数字生活的情境，所有的真实现象与意识就像是在虚拟、虚构之中展示一段意识的投影，所以，经过他们所学习到的问题，提出有别于传统的静态图像表现，转换到动态图像投影的场域，使我们依附在虚拟的时空中，不必区分彼此，我们和虚构故事相结合，参与其中使我们的存在同数字世界的界面相互交叠，反馈数字化时代的艺术图像趋势。

同样在绘画组的实践中，罗乐老师组从如何借鉴西方经典艺术图像的问题导向进行重构与想象，激荡出古典的当代问题解决意义。罗老师所提出的问题，在于要同学反思传统绘画图像构成象征意义的逻辑结构，并且经过个人的体悟，转化成具有当代特征的创作表述，因此在教学引导过程中，除了介绍古典绘画的图像学典故之外，还必须将问题反馈至创作者自身，让每位创作者思考最能反映当代的古典主题，使同学自主学习古典主题的寓意思想，并且能够发展出自我的图像转换构成法则。例如黄诚、谢佳航、林凯旋同学分别借鉴普罗米修斯、丘比特、美狄亚神话原型，做出当代个人化的诠释。这些教学成果的作品中，一方面能够展露每位同学对于传统寓意的人文知识，同时亦能透视出他们创造力体现的可能性。另外张雯、沈煜同学则是间接透过神话情境的情感空间，想象一个能够使内心世界安适的幻境时空。无论他们采用何种艺术语言，从古典到数字化符号，均透露出图式创造的逻辑，并不是单纯地转喻与叠加、挪用与模仿，而是在绘画的微观层面上，将情动式的情念程式，隐喻当代文化潜意识下对命运的升华及超克。总之，作为问题导向的教学者，在检核教学法是否有效时，也应当依据教学者本身的学养，在引导问题时开创独特的教学情境，协助每个成员将问题述说成一种艺术诗意的创新可能性，使创造过程的诗意掺杂着感性、理性的并置，将创造出的原初意义，能够被彻底地陌生化，充分展露出图像感官不可言说的特色，并以此作为考核教学成效的判断标杆。

四、结论

综观此次工作坊的教学成果，可以发现问题导向教学法的运用，确实能够正面营造出更

具有自我思考导向的学习情境，特别有助于非正规课程的实行，同时也可以观照到创作教学中个体差异化学习的包容性。从上述的个案例证中可以看到，问题导向教学法直接有效地改善了同学创作的思维习惯，在此过程中，明显地发现学生开始主动地思考问题，积极地构建自身的创作思路，准确地尝试寻找自我学习的知识点，这些都是过去其他教学法所无法提供的启发，因此，作为创作型教学的问题导向教学法，符合现今国内高校环境，是新文科所涉及的符合新时代的新教学方法论。

从工作坊实行问题导向的教学反思而言，对问题导向教学法的实验依旧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的问题可以概括成几点进行分析：首先是学生学习态度的问题，这点充分反映在学生不习惯主动思考问题，无法真实提出自己的问题需要学习何种知识，容易陷入被动选择一些已有的方案，丧失问题导向教学法的原初意义，让主动提高学习者自主能动性的积极培养目标无法完成。其次，在教师方面，反映出教师在对教授问题导向的教学时，针对协助学生梳理问题的沟通引导方法过于薄弱，往往以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并不能换位站在学生立场共情思考，使得教学成效减弱。因此，问题导向教学法需要教师学生双方的共同参与，只有在双方充分认知这种教学法的目标前提下，经过不停地实验尝试，勇于检讨存在的问题，才能够发挥应有的创新教改潜能。

在这次工作坊的进行过程中，恰好遇到疫情的影响，使得整个计划的推进受到空间上的限制，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减少，确实直接关联到最后作品的完善。不可讳言，有许多最终展览的作品，在质量的完成度上仍有待改进的地方，这是工作坊美中不足之处。但也由于这个特殊的封闭情境，促使每个参与的同学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创作导向与解决问题的观念，达到透过创作的历练、完成疗愈自身的意外效果。诚如筑梦工作坊计划的宗旨，在于充分利用四川美术学院的多元资源，展现正式课程之外创作实践的活动，以取得同学创作上的不同激荡和介入，这是为了展现学院始终以创作带动教学与创新的目标。本次的展览作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透过不同组别之间的问题导向主题、媒材与评论的参与融合，体现当前艺术现场的具体工作方式，同时也以此方法，襄助未来的艺术工作者，能够在具备实验创新、不断突破自我限制的同时，可以养成社会合作与沟通的艺术精神，达到教学创新的积极目标。

参考文献：

1. CE, Engel et al., "Problem-based learning" ,*British Journal of Hospital Medicine*48,no.6(1992):325-329.
2. Elkins, J. . *Why art cannot be taught: A handbook for art students*.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3. Elkins J. & Briggs T. *New idea for teaching first-year art students, combining studio and art history*. 参见网址: https://www.academia.edu/72790600/New_idea_for_teaching_first_year_art_students_combining_studio_and_art_history (2023.5.18浏览)
4. De Ville, N. & Foster, S. (Eds.), *The artist and the academy: issues in fine art education and the wider cultural context*. (England: John Hansard Gallery,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1994).
5. Harris, M.. *The art at black mountain colleg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1987).
6. Lee Y S, "Examin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s of Creativity and Creative Education" ,*The Kore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28,no.2(2014).
7. 吴东林、范蓓、丁强等：《绘画创作在美术教育体系中的教学研究》，载《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究》总课题组编《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究》科研成果集（第十六卷），2018，第1438—1442页。